



僧3  
403  
115









人腹後餅母爲說乃止

心痛

易說曰冬至氣當至不至則多心痛

左傳昭上曰醫和謂晉侯曰明淫心疾

北史曰裴訥之爲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爲孝感

唐書曰劉敦儒母有心痛疾曰須鞭箠數人乃安子弟僕使不堪其苦唯敦儒侍養不解體常流血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嘔其里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嘔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走

賈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菹中有水蛭雖欲發之恐宰夫得

罪當死遂吞之因得心疾甚乃言所中令尹賀曰陰德必須陽報是夜惠王歿而蛭出心腹之病皆除

瘳

續搜神記曰季子豫少善醫方當代稱其通靈許永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患心腹堅痛十餘年殆死忽自夜聞屏風後有鬼謂腹中鬼曰何不促殺之不然明日李子豫當從此過以赤丸打汝汝其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於是許永使人候子豫果來未入門病者自聞腹中呻吟聲及于豫入視曰鬼病也遂於巾箱中出入毒赤丸子與服須臾腹中雷鳴鼓轉大利數行遂差今八毒丸方是也幽明錄曰顧長康在江陵愛一女子還家長康思之不已乃畫作女形簪着壁上簪處正刺心女行十里忽心痛如



刺不能進

腹痛

左傳宣下曰楚子伐蕭蕭潰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中叔

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叔展欲叛以求免死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使呼之

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窮所以禦濕河魚腹疾

奈何言無禦濕曰目於智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

拯求左傳曰晉侯有疾秦醫云雨淫腹疾

搜神記曰淮南書佐劉雅夢見青刺蜴從屋落其腹內因

苦腹病

華佗別傳曰有人病腹中切痛十餘日鬚眉落佗令破腹

視脾果半腐壞刮去惡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腹事具

醫門

易說曰大寒氣當至而不至則多咽痛

漢書曰昌邑王被徵至長安左右令哭王曰吾嗑痛不肯

哭

魏志曰有人病咽塞嗜食而不下華佗令取餅家蒜齏頓

飲三升即吐一蛇便差事具醫門

山海經曰單張之山有鳥曰鴉食之已嗑郭曰嗑

戰國策曰噎而後穿井何及於急

續漢書禮儀志曰三老五更仲秋之月賜以玉杖端以鳩

為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

晏子曰夫愚人多悔不肖者自賢猶臨難而遽鑄兵臨噎

而遽掘井雖速無及

淮南子曰有以噎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



禁天下之乘不亦悖哉  
廣五行記曰永徽中絳州有一僧病噎都下食如此數  
年臨終命其弟子云吾氣絕之後便可開吾胃喉視有何  
物欲知其根本言終而卒弟子依其言開視胃中得一物  
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是肉鱗弟子致鉢中跳躍不止  
戲以諸味致鉢中雖不見食須臾悉化成水又以諸毒藥  
內之皆隨銷化時夏中藍熟寺眾於水次作淀有一僧往  
因以少淀致鉢中此蟲怖懼遶鉢馳走須臾化成水世傳  
以淀水療噎

煩懣

方言曰朝鮮泐水之間煩懣謂之漠漫  
魏志陳登得胃中煩懣華佗謂詎曰府君胃中有虫數升  
欲成肉疽即爲作湯治之吐三升許蟲赤頭而動半猶是

餽事具  
醫門

勞悸

漢書曰太師王舜自奔篡位後病喘悸浸劇遂死  
宋書曰文帝有虛勞疾意有所想便覺心中痛裂  
沈約宋書曰何尚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差  
世說曰勝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云是牛鬪孝武不  
知殷父問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  
又曰衛玠徙豫章下都人先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牆玠先  
有疾不堪勞遂病發死時人謂之看殺衛玠  
張奐與孟季御書曰素苦悸逆頃者益甚百病所歸月衰  
日損

釋名曰眩懸也目視動亂如懸物搖搖然不定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避正殿讀圖讖坐廉下淺露中風吐眩  
彌甚有白大司馬亦病如此自強從公而使疾愈於是車  
駕行數里病差

又曰建武五年上風眩發甚以陰興為侍中受詔雲臺廟  
室

典略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風眩是  
日發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

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褒入林慮山中塗而眩發倚巖而  
坐柱杖將起跌墜崖而死

華佗別傳曰佗見嚴昕語之曰君有急風見於面勿多飲  
酒座罷歸昕於道中卒得頭眩墜車輿着車上歸家一宿

死佗便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巾拭體令周匝候  
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脉五色盡視

赤血出乃以膏摩之覆被汗出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  
異苑曰上虞孫家奴多伎治人風頭流血滂沲噓入便斷

暍

京房易飛候曰有雲大如車蓋十餘此陽沴之氣必暑有  
暍死也

淮南子曰文王葬死骸而九夷順武王蔭暍人於樹下而  
天下懷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而戰士畢死感於恩也  
抱朴子曰指冰室不能起暍死之熱望炎冶不能止噤凍  
之寒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

卷七百四十一

五







益奮及瘡甚遂卒。人呼之曰。瘡策引鏡自照曰。面如  
吳歷曰。孫策爲許貢客所傷。既被瘡。策引鏡自照曰。面如  
此。當可復。建功立事。平推几。大呼瘡皆分裂。其夜卒。

江表傳曰。周泰爲濡須督。諸將以泰本出於微賤。咸輕傲  
之。孫權乃入泰營於都巷中。張幔大請。官僚使泰脫衣幘  
見其瘡。瘡匝體。指瘡而問。何地戰傷。泰具對。權把其臂流  
涕。

沈約宋書曰。劉邕所噉食。每異於人性。嗜瘡。瘡以爲味。似  
鰕魚。諸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上。邕因取食之。  
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以飴。邕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  
顧見噉。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人。不問有罪無罪。遞平  
舉鞭取瘡。痂常以給膳。

又曰。張收嘗爲獠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蟆臄。收甚難之。醫

含笑先嘗。收因此乃食瘡。亦卽愈。

後魏書曰。長孫子彥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  
爲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悞其死矣。嘗聞惡疾。蝮  
蛇螫之。不痛。試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  
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

抱朴子曰。治金瘡。以氣吹之。血卽斷。痛立止。  
論衡曰。儒書言。燕太子丹使客荆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  
高漸離復以擊筑。見秦王。王知燕之客。乃膠其眼。使之擊  
筑。漸離置鉛於筑中。以爲重。而擊秦王。秦王病瘡三月而  
死。夫言高漸離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瘡三月而  
死。虛也。

嵇康高士傳曰。孔休元嘗被人斫之。至見王莽。以其面有  
瘡。瘡乃碎其玉劍。璣與治之。



華佗別傳曰瑯琊有女子右股上有瘡癢而不痛愈已復發佗曰當得稻糠色犬繫馬頓走出五十里斷頭向瘡乃從之須臾有蛇在皮中動以鐵橫貫引出長三尺許七日便愈

異苑曰陳郡謝石少患面瘡諸治莫愈乃自匿遠山卧於巖下中宵有物舐其瘡隨舐除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為謝白面

又曰有田父耕值見傷一蛇有一蛇銜草着瘡上而傷者差田父收其餘葉治瘡皆驗

又曰晉時長山趙宣母在身如常而髀上癢搔之成瘡二兒從瘡中出母子平安

幽明錄曰漢武在甘泉宮有玉女降與帝圍碁女風姿端正帝乃欲通之女因唾帝面遂成瘡帝避跪謝神女為出

溫水洗之 事具泉部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好發冢後發樂書冢是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以杖扣王左脚王覺左脚腫痛因生瘡至死不差

三輔故事曰衛太子獄鼻武帝疾避暑甘泉宮江充謂太子曰陛下惡太子鼻當持紙蔽其鼻及入充言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鼻蔽鼻而入帝大怒

說文曰癩風病也

漢書曰灌嬰矯先帝詔當弃市嬰陽病癩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殺意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飛語為惡言聞上故以棄市

東觀漢記曰明帝行幸諸國勅執金吾馮魴將緹騎宿立



武門複道上詔曰複道多風寒左右老人且病痲多取帷帳東西完塞窻皆令緻密

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吟無賴華陀令温湯漬手數易湯常令煖其旦即愈

搜神記曰阮瑀傷於虺躡其瘡而雙虺出鼻中

孔叢子曰宰我使齊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毒三旬而瘳齊會大夫衆賔賀焉大夫並復獻攻毒之方弟子謂曰梁丘子瘳矣方安所施夫子曰三折肱而知爲良醫治梁丘遇虺害而獲瘳假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己之方衆人爲見故各言其方也

抱朴子曰蝮蛇中人不曉方術者但以刀割肉投地其肉沸如火豕須臾焦盡

嵇含遇蠶客賦曰元康二年七月七日中午夜遇蠶客有戲余者曰諺云過滿百爲蠶所螫斯言信哉

### 蠱

周禮秋官曰庶氏掌除毒蠱以嘉草攻之

左傳宣上曰晉里克有蠱疾

沈約宋書曰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蠱十枚隣死語妻張曰死後刳腹出病張手破之藏悉糜碎

搜神記曰蠱有恠物若鬼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或爲狗豕或爲蟲蛇其人皆自知其形狀常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

續搜神記曰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詣之主人下食遊便呪焉一雙



蜈蚣長丈餘於盤中走出飽食歸安然無他  
靈鬼志曰滎陽郡有一家姓廖其家累世爲蠱以致富子  
女豐悅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家人悉行婦獨守家見屋  
中一大壘試發見一大蛇便作沸湯悉灌殺之家人還婦  
具說焉舉家驚惋無幾其家疾病死亡略盡

癰疽

廣雅曰瘰癧癰也

說文曰癰腫也瘰癧小腫也

釋名曰癰癰也氣壅不通結裏而潰也

左傳襄十九年傳曰晉荀偃瘰疽生瘍於頭惡瘡濟河及

著癰病自出

史記曰卒有病癰者吳起爲吮之卒母哭之曰往年吳公  
吮其父父遂戰死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漢書曰項羽疑范增奪其權增怒曰天下且定而王自爲  
之願賜骸骨羽許之亞父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又曰僕射鄭崇數以職事見責發頸癰而死

又曰文帝病癰鄧通常爲上吮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  
通曰莫若太子太子入上使吮癰太子色難問通吮之慙

遂恨通

東觀漢記曰樊儵事後母至孝母常病癰樊至吮嗽  
典略曰趙戢病疽疾年六十餘聞魏王薨哭泣哀過瘡發  
而卒

王隱晉書曰徐苗字叔胃弟亡臨殯口中癰大潰膿溢苗  
含去之

宋書曰劉瑀與何偃俱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懼甚叫  
呼於是亦卒



南史曰徐嗣伯春月出戲聞草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訖痛熱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

又曰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升餘樹為之痿損

唐書曰李洧正己從父兄正己死洧以徐州歸順封潮陽郡王無何背發疽稍平乃大具糜餅飯僧於市洧乘平肩輿自臨其場市人謹呼洧驚疽會於背而卒

孝子傳曰魏達父苦疽痺達吮嗽而愈

山海經曰帶山有鳥狀如馬五采名鵠鵠食之不疽

又曰半石之山合水出焉多騰魚蒼文赤尾食之不癰

明之山譙水注焉多阿羅魚一首十身食之已癰

辛氏三秦記曰大魚如羊在長池中世人食之生癰瘡

論衡曰儒書云齊桓公負婦人朝諸侯管仲告諸侯曰吾

君有疽瘡不得婦人瘡惡不愈諸侯信管仲故無叛者

癰

說文曰癰頸腫也

山海經曰脫扈之山植猪之草可以已鼠郭璞注曰鼠癰也

淮南子曰狸頭已鼠鷄頭已癰

洞林曰柳祖休婦病鼠癰積年不差及困令兒就吾卦之

語之曰當得賤師姓石者治之鼠部

癰

說文曰癰乾瘡也



山海經曰渠猪之山多豪魚赤喙赤尾食之可已白癩  
又曰橐山橐水出焉脩郡之魚其音如鴟食之已癩

疥

說文曰疥中塞腫覈

漢書曰趙充國討先零帝詔充國曰欲至冬擊虜將軍士  
寒手足皸瘃豈有利哉皸瘃裂也  
瘃寒瘡也

疥

說文曰疥瘙也

周禮天官疾醫曰夏時有癢疥疾

禮記月令曰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癩

左傳昭五日齊侯疥遂痞暮而不瘳諸侯之寘問疾者多  
在焉

國語吳語曰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子胥

諫曰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心腹之疾也今王非越是以圖  
而齊魯以為憂事夫齊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湖而與  
我爭此地哉

山海經曰石跪之山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花黑食之  
已疥

又曰竹山有草名曰黃蘗枝如樗葉如麻白華赤實浴之  
已疥

宋玉登徒子賦曰登徒子之妻既疥且痔登徒悅之使有  
五子

韓詩外傳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采采芣苢薄言將之芣

釋鴻也芣苢臭惡之菜猶將之不巳  
君子雖有惡疾我猶不能去離也  
論語雍也曰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曰牛有惡  
疾不欲見人



日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後魏書曰李庶生而天闔崔謹調之曰教弟種鬻以錐遍  
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迴施貴族藝肩有效然  
後樹鬻世傳謹門有惡疾以呼淹爲墓田故庶言及之  
列女傳曰蔡夫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惡疾  
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將何去之終  
不聽其母而作芟芎之詩

疫癘

說文曰疫皆民疾也

釋名曰疫役也言有鬼行疾也

禮記月令曰孟夏行秋令則民多大疫

續漢書曰元初中會稽大疫使光祿大夫將醫巡行

魏書曰文帝在東宮氛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

所敬者大理王朗書言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  
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  
魏志曰司馬朗遷兗州刺史征吳到居巢軍中大疫朗躬  
親巡視致藥於疾卒焉  
王隱晉書曰郭文舉得疫病危困不肯服藥曰命在天不  
在藥  
鍾離意別傳曰黃讜爲會稽太守吳大疾疫黃君轉署意  
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賜與醫藥其所臨  
護日十餘人  
劉根別傳曰潁川太守到官民大疫掾吏死者過半夫人  
郎君悉病府君從根求消除疫氣之術根曰寅戌歲泄氣  
在亥今年太歲在寅於聽事之亥地穿地深三尺方與深  
同取沙三斛着中以淳酒三升沃其上府君即從之病者



即愈疫疾遂絕  
山海經曰復州之山有企踵之鳥如鶚一足彘毛見則其  
國中大疫  
三輔決錄曰井丹舉室疫病梁松自將醫藥治丹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安郡有鳥焉其形似鵲白尾名爲青  
鳥常以三月自蒼梧而度羣飛不可勝數山人見其來多  
苦疫氣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  
一時俱逝  
曹植說疫氣曰建安二十二年厲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  
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殮或覆族而喪或以爲疫  
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戶之人  
耳若夫殿廡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

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三

疾病部六

霍亂

症

瘧

消渴

逆

咳嗽

嘔吐

水疾

腫

痲疹

瘰

痔

瘡

痢

陰痿

陽病

霍亂

易說曰穀雨氣當至不至則多霍亂

春秋考異郵曰襄公朝于荆士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暑

濕多霍亂之病

漢書曰淮南王上書云南越多霍亂之疾

太平御覽

卷七百四十三

疾病部六



幽明錄曰某郡張甲者與司徒蔡謨舊有親僑任謨家暫數宿行過期不反謨晝眠夢甲云暫行忽暴病患心腹脹滿不得吐痢某時死亡又云我病名乾霍亂自可治也但人莫知其藥故令身死謨曰何以治之甲曰取蜘蛛生斷去脚吞之即愈謨覺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問主人病與時日皆與夢符後有乾霍亂者謨試用輒差

疰

釋名曰疰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

范汪方曰凡九十種寒尸疰此病隨月盛衰人有三百六十餘脉走入皮中或右或左如人所刺遂至於死死尸相注或至滅門

瘡

說文曰瘡熱寒並作也疰熱瘡也疾二日一發

易說曰立春氣當至不至則多疾瘡白露當降不降民多

温瘡

周禮天官疾醫曰秋時有瘡寒疾

禮記月令曰孟秋行夏令民多瘡疾

左傳昭二十年傳曰齊侯疥遂疰疰瘡也期而不瘳諸侯之

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也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

豐於先君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盍誅於祝

固史囂以辭賓欲殺囂固以謝問疾之實公悅告晏子晏子諫之乃止

東觀漢記曰鄧訓遷護烏桓校尉吏士嘗大病瘡轉易至

數十人訓身主湯藥咸得平愈

又曰景丹從上至懷病瘡在上前瘡病止曰聞壯士不瘡

漢大將軍反瘡病耶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歸洛陽病遂

加



抱朴子曰狝猴之鬼令人疾瘡

山海經曰陽華山多若華華實如芡味酸甘食之已瘡  
玄晏春秋曰夏四月予瘡于河南歸于新安不瘳  
世說曰中朝有小兒其父患瘡行乞藥人曰尊侯明德君  
子何以病瘡荅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瘡  
列異傳曰陽蕤字聖卿逃瘡神祠有人呼言杜卸杜卸聖  
卿應曰諾起至戶口人曰取此書去得素書一卷皆讚効  
百神法乃差

錄異傳曰嘉興令吳士季瘡經武昌廟遣人辭謝乞斷瘡  
鬼去廟二十里卧夢見塘上一人乘馬追呼行太急速至  
季舡下馬與吏共入舡後縛取一小兒去夢覺瘡即斷  
又曰弘公患瘡經年後獨至田舍瘡發有數小兒持公首  
脚公見因陽瞑忽起捉得一兒化成黃鵠餘者皆走仍縛

以還家懸著窻上胡當殺食之比曉失鵝瘡遂斷于時有  
瘡者但呼以公使斷

甄異傳曰吳興張安病正發覺有物在被上病便更甚安  
自力舉被挺之物化成鳥如鵝鵝瘡登時愈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興含淮縣有滷水下流有聖鼓橫在  
川側上下船人刺篙有撞之者皆得瘡疾

消渴

後漢書曰司馬相如有消渴病

後漢書李通素有消渴疾消渴中之疾也周禮云春有瘡疾自為宰相謝

病不視事帝令以公位歸第養病

魏略曰卞蘭得消渴疾時明帝信呪水使人持水賜蘭蘭  
曰治病當以方藥何信於此遂不肯飲以至於卒時人見  
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也



晉書裴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為楷請當見將養不違其志不聽及疾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迴眸矚之口音未見識衍深歎其神雋

南史何點少時嘗患渴逾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而差唐書鄧玄挺綜銓選無藻鑒之明又患消渴人因號為鄧渴

王子年拾遺錄曰晉武為撫軍時羌人姚馥字世芬姚襄即其祖也好啜嚼濁糟言渴於醇酒群輩常狎之呼為渴羌為朝歌邑長馥辭之帝曰朝歌紂之故鄉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

交州記曰浮石體虛而輕煮飲止渴

淮南子曰嫁女於疾瘠渴者夫死後則難可復處以為故妨之後

人不娶

魘逆

韓詩外傳曰扁鵲過虢虢侯世子暴病死乃造宮門曰世子病所謂尸蹇者也

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則魘

咳嗽

釋名曰咳刻也氣奔至出入不平調若尅物也嗽促也用力急促也

易說曰立秋氣未當至而至則少陽脉盛人病咳

周書曰立秋之日白露不降民多病欬

禮記月令曰季夏行春令則國多風欬

春秋繁露曰人君好戰貪城邑則民病欬嗽

抱朴子曰龜鼈鼃鼉之鬼令人病欬



劉弘教曰吾昨四鼓中起聞西城上兵歛聲甚深卽呼省  
之年過六十羸病無禱而督將差以持時持時備不虞可  
此既無所防捍又老病羸凍不隱恤必致死亡督將豈可  
乃余耶

嘔吐

左傳哀下曰衛侯爲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  
聲子鞮而登席占者見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若  
見之君將殺之吐也漢書曰西域有大小頭痛坂令人歐吐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媯皓字元起其母至婚家醉嘔吐恐  
食得毒伏地嘗吐仰曰吐寒耳非毒也  
鄧粲晉記曰阮籍母死與人基如故旣而飲酒三升舉聲  
一號吐血數升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年在摠角爲從伯勃所知嘗夜飲允  
之辭醉眠在別牀勃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語使於眠  
處大吐以爲大醉不復疑  
沈約宋書曰蕭惠開除府加給事性素剛益不得志發病  
吐血有物如肝肺者甚多  
孟宗別傳曰孟宗爲光祿勳嘗大會公先少飲酒偶有強  
者飲一杯便吐時令峻急凡有醉吐者皆傳詔司察公吐  
麥飯察者以聞上乃歎息詔問食麥飯意宗荅曰臣家是  
有米飯耳直愚性所安其德行純素如此  
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旌曰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  
之盜曰丘見而下壺殮以鋪之爰旌曰三鋪而後能視曰  
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曰日語汝非盜耶  
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不出客客



而死

水疾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止遣太醫丞相視之小黃門侍疾置驛馬傳起居以千里為程晏子春秋曰景公水病夢與二日鬪不勝召占夢問之晏子謂占夢曰公所病者陰也日陽也一陰不勝兩陽公病將已占夢以其言對三日公病人愈賜占夢占夢曰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賜之晏子曰占夢以臣言對故有益也若使臣言則不信也

腫

釋名曰腫鍾也寒熱氣所鍾聚也

春秋潛潭巴曰枉矢黑軍士不勇疾流腫宋均注云矢當揚光明今黑有死衰之氣則腫死

春秋繁露曰人君簡宗廟逆天時民病流腫非王制尸子曰有醫珣者秦之良醫張子之背腫謂之曰背非吾背也任予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委制然後治之齊諧記曰范光祿得病腹腳並腫不飲食忽有一人清朝不自遙遙進入光祿齋中就光祿邊坐光祿云先不識君君邇得來而不自通此人答曰佛使我來治君病發衣見之因捉其腳以甘刃針腫上儻忽之間頓針兩腳及膀胱百餘下然不覺痛復欲針腹其兒黃門不聽語竟便去後針孔中黃膿汁滂出二三升許至明曉腳都差針亦無孔范甚喜

疝

釋名曰心痛曰疝疝說也氣說說然而血止也後漢書太醫皮循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

太平御覽

卷七百四十三

卷六

疝







白盤赤眼甚鮮明乃試以諸毒藥澆灌之并內藥於鼈口無損乃繫鼈於牀脚有客乘白馬來看之溺濺鼈惶遽疾走避溺既繫之不得去乃縮頸藏脚不敢動病者察之謂其子曰吾疾或可救乃試取白馬溺以灌鼈鼈消滅成數升水病者乃頓飲升餘白馬溺病即豁然除  
異苑曰章安有人元嘉中噉鴨肉乃成瘕病胃滿面赤不得飲食醫令服秬米潘須臾煩悶吐一鴨雛身喙翅皆以成就唯左脚故綴昔所食肉病遂獲差  
志怪曰有人得瘕病腹晝夜切痛臨終勅其子云吾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制之得一銅酒鎗容數合後華佗聞其病而解之便出巾櫛中藥以投鎗鎗即消成酒

春秋考異郵曰痺在喉壽命凶

痺

漢書曰哀帝即位痿痺

又曰馮野王弟立為東海太守下濕病痺天子聞之徙為平原太守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後魏書臨淮王譚孫孚好酒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

唐書曰處羅可汗欲分兵大掠中國群下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立恩不可忘時處羅久疾痺隋義城公主有五石餌之俄而處羅發疽死

痺

釋名曰痔食也蠱食之也

山海經曰天帝山有鳥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郭璞注云翁頸下毛也名曰櫟食之已痔又虎蛟可以為痢郭璞注為治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者得一車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乘得愈多尸子曰有醫均者秦之良醫為惠王治痔皆愈宋玉登徒子賦曰登徒子之妻既疥且痔

痢

釋名曰泄痢言出漏泄而利也

漢書曰韋玄成父喪既葬當襲爵即陽為病狂卧便痢妄笑語欲讓避兄也

北史齊司馬膺之好讀太玄經文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周遊患痢十七年竟不愈齊亡歲以痢疾終魏武令曰凡山水甚強寒飲之皆令人痢

陰痿

漢書曰膠西王端為人賤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月

又曰周仁為人陰重不泄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溺

魏志公孫康死子晃淵皆小眾以康弟恭嗣恭陰消為闔人劣弱不能治國淵脅奪恭位

晉書南陽王摸世子保體質豐偉嘗自秤重八百斤素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

宋書曰明帝素肥晚年痿疾不能御內

陽病

左傳襄三曰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申叔豫曰國多寵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瘡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

史記曰廉頗云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



病不欲與爭列  
續漢書曰揚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公卿恥爲魏臣  
遂稱足疾不復行

范曄後漢書曰高詡字季回父容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  
以父任爲郎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  
稱盲逃不仕莽

又曰封觀者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瘖不能  
言火起燒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

謝承後漢書曰沛國陳禁性不好榮建武中拜議郎引見  
賜食禁陽眼目無所見以肉投羹中出又撐柱乃歸  
魏末傳曰李勝爲荊州刺史曹爽令別司馬懿懿使婢進  
粥持杯而飲粥皆流出謂爽曰太傅非復可濟令人愴然  
故爽不復設備

曹瞞傳云太祖少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  
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佯敗面喞口叔父恠問其  
故太祖曰卒中風叔父告嵩嵩驚呼太祖太祖貌如故嵩  
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叔父  
愛故見罔余嵩乃疑自後叔父所言嵩不復信  
晉書曹爽專權宣帝稱疾何曾亦謝病爽誅曾乃起視事  
又曰鍾會將反於蜀使衛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  
意曰卿三軍主官自行會曰卿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  
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  
之瓘至外廨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  
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  
晉陽秋曰宣帝初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疾不能起魏武  
使人往微刺之以觀信否宣帝堅卧不動



晉書曰王戎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  
又曰長樂馮恢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

隋書曰郭衍爲洪州摠管晉王鎮淮海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癯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

唐書曰安祿山陷西京王維佯中風失音賊猶強授僞官後蒙原罪

又曰王徽傳黃巢入潼關僖宗出幸徽與同列崔沅豆盧瑑僕射于琮至曙方知遂相與奔馳赴行在徽夜落荆榛中隱於崖谷爲賊所得迫還京師將授之僞命徽示以足

折口瘖雖白刃環之初無懼色賊令輿歸第命鑿工視之月餘守視者稍怠徽乃雜於負販竄之河中遣人問道奉綸表入蜀天子嘉之詔授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  
嵇康高士傳曰王莽徵孔休休飲血於使者前吐之爲病篤遂不行

益部耆舊傳曰公孫述僭號徵犍爲任永君許以大位永君故託以清盲妻於面前淫若不見子入井忍情不問述伏誅永君澡浴引鏡照形曰世適平日即清妻乃自殺馮信季成亦不受公孫述聘託清盲十三年侍婢於面前淫而不問述誅取紙作書婢因自殺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三

而不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四

工藝部一

敘藝

射上

書曰以旦代某之身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禮曰是月也命將講武習射御角力執弓挾矢以獵

又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又曰尚伎尚賤車則人興藝

周禮曰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馬融曰乃教之六

藝禮樂射御書數

論語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

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又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漢書曰元帝多伎藝

華嶠後漢書曰鄧禹十三男各令習一藝

梁書曰柳惲字文暢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彈琴為上流第

一帝謂惲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於柳惲可謂具美

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又曰朱异字彦和通覽五經涉獵千史博弈書筭尤善沈

約面試皆妙乃戲之曰君何不廉天下有藝君一時持去

可謂不廉也

後魏書曰祖珽字孝徵裴讓之字上禮俱崇文學邢劭省

中為之語曰多伎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皆一時

之美也

後趙錄曰張材伎烏譚部人也善碁博蹴鞠關雞諸伎身

長八尺飲酒石餘不亂

中論藝紀曰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李  
永遊藝箴曰邈矣姬旦惟藝之淵

射上

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乖也物乖則爭與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

又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

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

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後動者也

括也君子待時而動則無結闕之患也

詩曰既張我弓又挾我矢

又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禮曰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

陽曰王事也子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韞弓韞弓衣止其



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燕于寢大  
立於下然則商陽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善之  
與御者皆士也  
又曰孔子云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男子  
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有也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反求於其身  
畫布曰正鵠皮曰鵠也

又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矍相地名也射  
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責房吻軍之將亡國

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行  
飲酒禮將射乃以爲司馬子路執弓矢延又使公罔之裘

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者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  
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夫者半處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

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音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

僅有存焉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族  
俗失俗也也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日壯者耄皆老也流

又曰射之爲言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己之志也故心  
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

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

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大射謂之

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不得

爲諸侯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爲其鵠者將射還視侯  
慶也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

也己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  
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

益以地進爵細地是也澤官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  
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  
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



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

左傳曰晉楚將戰潘廑之子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

七札焉躡聚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

辱國詰朝余射死藝言汝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呂錡夢射月中之退

入於泥錡魏也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射而中之退

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恭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二

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歿他力切也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

又曰衛獻公出奔初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

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他與差也為孫氏逐也公孫丁御公子魚曰

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而禮乎禮射不求中也射兩鞬而

還鞬車輓卷者今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從丁學故曰遠始與公

差具退悔而獨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尹公他

臂

又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攻巢也巢牛臣

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親門啓開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是

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

卒

又曰昔賈大夫惡貌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臯射

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

樂調之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騶虞樂章名在名南之卒

又曰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少舞謂進退之儀凡射

采繁為節騶虞采蘋采芣采芣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惟狸首在樂記

采繁為節騶虞采蘋采芣采芣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惟狸首在樂記

采繁為節騶虞采蘋采芣采芣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惟狸首在樂記

采繁為節騶虞采蘋采芣采芣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惟狸首在樂記

采繁為節騶虞采蘋采芣采芣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惟狸首在樂記

采繁為節騶虞采蘋采芣采芣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惟狸首在樂記

采繁為節騶虞采蘋采芣采芣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惟狸首在樂記

采繁為節騶虞采蘋采芣采芣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惟狸首在樂記

采繁為節騶虞采蘋采芣采芣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惟狸首在樂記

六年

卷之四十四

四

五



又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  
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  
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  
耦射犴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鄭司農云三侯  
乏也待獲者所蔽也九節析也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  
羽九重設於長杠正所射也善博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

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鄭司農云射  
侯所而立於後也以矢行告射人

又曰射鳥氏掌射鳥鳥謂中膳蓋者鳥  
鷹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盜便射人射則取矢矢在侯

高則以并夾取之鄭司農云王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在  
夾取之并夾鉞箭具夾讀為甲故司  
弓矢職日大射燕射共弓矢并甲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祆鳥若不見鳥獸則以救日之弓  
與救月之矢夜射之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為惟者獸狐  
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也謂日月之食陰陽相  
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太陰於月食則射太陽若神也則  
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呼  
于宋大廟謠謠出出者

又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  
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射者為祭祀射王將  
有郊廟之事與邦國所  
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射比於禮其  
飾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  
其所射也虎豹熊麋之皮飭其側所謂皮侯王之大射  
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射侯卿大夫以下所射

又曰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五射五射一曰白矢二曰  
參連三曰剡注四曰  
襄尺五曰不復

井儀也井儀也

論語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而揖讓而升下而  
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  
飲射於堂升及下皆  
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多等飲少筭君  
子之所爭也



又曰射不主皮射有五善焉一日和志體和也二日和容  
頌五日典舞言射者不但以皮能中實四日和順合雅  
中皮爲善亦兼取其和容也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力役  
之事亦在上中下設三  
科焉故曰不同科也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  
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也

三禮射侯圖曰天子大射之時天子虎侯九十步諸侯熊  
侯七十步卿大夫豹侯五十步畿內諸侯大射君熊侯九  
十步卿大夫參侯七十步士豸五且切侯五十步天子卿大  
夫射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卿大夫亦如之天子  
及諸侯之士皆無大射參侯者以豹皮爲鵠以麋皮爲飾  
參之爲言雜也豸侯者以胡大皮爲鵠亦以爲飾

又曰天子賓射亦三侯天子射五正侯諸侯射三正侯卿  
大夫射二正侯諸侯賓射二侯君三正卿大夫賓射君臣

共射一侯二正士與七賓射豸侯二正七卑不得畫雲氣  
故以豸皮飾其側也畿內諸侯與外國同其侯道亦如之  
又曰天子燕射天子熊侯諸侯卿大夫士虎豹侯諸侯燕  
射君亦熊侯卿大夫亦宜參侯士鹿豕卿大夫與具臣燕  
射君臣共射虎豹侯士燕射亦宜豹侯畫鹿豕焉畿內諸  
侯與外國用其侯道亦如賓射  
戰國策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  
百中有一大夫過之曰善射可教矣由基曰子試代我射  
之客曰我非能教子出左盾右也夫射者百發百中而不  
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勦弓撥矢拘草矢發而不中前功盡  
弃矣  
又曰更羸與魏王處廡下有鴈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鴈  
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其飛徐其鳴悲飛徐者故



瘡痛也鳴悲者失群也故痛未息驚心未去故聞弦音而  
下口項竊與殿王... 史記曰漢有淳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  
又曰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  
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  
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之廣  
爲人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  
廣擊匈奴中貴人從匈奴三人射之中貴人殺其騎日盡  
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鵬者鵬鳥善射者射之也逐之果然廣爲  
將其射見敵非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  
此爲將兵數困辱  
漢書曰匈奴畏邳都之威刻木像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  
一中

又曰堂邑父胡人也善射與張騫俱使西域每處困乏時  
射鳥獸供食

後漢書曰王寵善射十發十中皆同處焉

又曰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

魏志曰挹婁國古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入人目

又曰文帝共上常獵爲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  
擊勇使將武騎

魏略曰成公英從太祖出獵有三鹿走過太祖命英射之  
三發三鹿皆應弦而倒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初北海相孔融以黃巾寇暴出屯  
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乃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  
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軍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牙  
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畢徑入



門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故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  
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  
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慈  
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  
上行罵以手持樓笏慈引弓射之矢貫手着笏圍外萬餘  
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

晉書曰劉曜字永明身長九尺六寸垂手過膝雄武有膂  
力射鐵入一寸焉時號神射也

又曰庾翼時有衆萬詔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師次襄陽大  
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善此射矣遂三起  
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又曰庾翼鎮武昌謝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  
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

吹給之

又曰楊濟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常從帝校獵北邙山下  
與侍中王濟俱着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  
帝令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  
軍大叫稱快

又曰魏舒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  
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  
貌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  
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

又曰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劉毅  
時甚宴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與僚佐徑來詣  
毅告之曰毅輩連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  
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



又曰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已

齊春秋曰宜都王鑑字宣徹太祖第十六子善射常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古之楊葉殆不能加

陳書曰褚玠剛毅有膽決長騎射常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再發中口入腹俄而獸斃

燕書曰賈堅字世固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日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時年六十

餘矣觀者咸服其妙

又曰慕容根善射嘗從行獵有一野羊立於懸崖太祖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自募求射之一發而中

崔鴻十六國春秋燕錄曰建威翰奔還本國有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之曰吾旣思戀而歸必無返面吾之弧矢汝曹知否無爲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矣誓不殺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返不中者可前也諸騎解刀豎之翰發而中鏜追騎乃散

又後燕錄曰慕容盛行遇賊盛曰汝欲當鋒乎試豎汝手中箭百步我善中之宜慎汝命如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相試耳資而遣之

又前秦錄曰苻琳字永瑤堅之第五子也有文武才藝引弓五百斤射銅犁耳至於山水文詠皆綺秀清麗



又前涼錄曰索孚字醫明燉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之  
曰射有法乎孚曰射之爲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  
有強弱矢有銖兩弓不合度矢不端直主雖逢蒙不能以  
中才不稱官萬務荒殆雖有堯舜之君亦無以治也  
又趙錄王劉曜親圍陳安於隴城安突圍而出近則刀矛  
俱發輒害六七遠則雙帶兩韃左右馳射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五

工藝部二

射中

金澤文庫

後魏書曰胡太后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  
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  
有差

又幸關口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

又曰長孫晟嘗使攝圖攝圖獨愛晟每共遊獵留之竟歲  
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  
鵬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  
冀昵近之以學彈射

又曰余朱兆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躡捷過人榮  
曾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授之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



食也遂停馬篝火以守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誇使人  
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  
又曰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祖強工騎射  
彎弓五石初爲駕部郎顯祖出於方山兩狐起於御前詔  
強射之百步之內二狐俱死顯祖善之除內行長  
又曰元庫汗爲羽林中郎從駕北巡有兔起於乘輿命庫  
汗射之應弦而斃太祖大悅賜金兔一枚以旌其能  
又曰楊播字延慶車駕驪威城沔水上已設宴高祖與中  
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  
侯正中籌限以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播對  
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  
曰雖養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與卮酒以賜之曰古人酒  
以養病朕令賞卿之能何謂今古之殊也

又曰元幹機悟壯勇善弓馬太宗出遊白登之東北幹以  
騎從有雙鷗飛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者鷗旋飛  
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而下雙鷗太宗嘉之賜御弓矢  
金帶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爲射鷗都尉  
又曰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羣官仰射無能踰者文成  
帝彎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十步遂刊石勒  
銘

又曰孝武卽位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鷗飛於  
殿前帝素知竇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  
命射之鷗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  
又曰南平王渾好弓馬射鳥輒應飛而中之日射兔得五  
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  
皆中帝大悅器其藝常引侍左右



又曰奚康生洛陽人少壯武彎弓十石矢異尋常魏宣武聞之故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麤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爲絕倫

西魏書曰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卽賜之宇文貴一發而中帝笑曰山基之妙正當此耳進侍中

北齊書曰斛律光嘗從文襄涇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邢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

又曰斛律羨及光並工騎射少時好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畋遊卽較所獲光獲雖少必麗龜達

腋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羨或被筆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着豐樂隨處卽下手數雖多去見遠矣問者服其言明月光之字豐樂羨之字也

又曰元景安善射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百二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玉帛又加常等

又曰高隆之於射棚音土上立三人像爲壯勇之勢文宣會至東山因射謂棚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

又曰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高祖曾令和射一豕一箭而獲之深見嗟賞及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自發音中甚見推重焉



後周書曰李遠嘗校獵於苾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善其美

又曰趙文少而修德存忠節便弓馬能左右馳射

又曰豆盧寧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於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時以為能贈遺甚厚

又曰賀跋勝從太祖宴于昆明池時有雙鳧遊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尤重

又曰齊王憲子貴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園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

隋書曰突厥入朝隋文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又曰韓洪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焉王大喜賜縑百疋

又曰宇文忻字仲樂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嘗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也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慷慨若此

又曰虞慶則幼雄毅身被鎧帶兩韃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



又曰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見羣飛鴈曰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唐書曰馮盎時羅竇諸洞獠叛詔令盎率部落二萬為諸軍先鋒時有賊數萬屯據險要不可攻逼盎持弓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

又曰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

又曰李晟性雄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鬪頗傷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引軍一發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

莊子曰吳王浮乎江登于狙之山衆狙見之恟然而走逃

於深榛有一狙焉見巧於王王射之敏給敏疾也博捷矢給續也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能博也王命相者趨而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是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傲於予以至此極也戒之哉

又曰列禦寇為伯昏瞿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於其肘如矩右手如附枝左手放發而發之適矢復杳矢去也箭右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杳軟放矢復寓箭放去未至的已復寄杯當是時猶象人也也之至伯昏瞿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射之射也不射之射乃盡

又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弄也可乎不期而中是則天下皆可謂之弄乎言不可矣誤中者耳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為善射列子曰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



又以報關尹子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而勿失也非獨射為國與身亦皆如之

又曰中山公干牟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日子何笑牟之悅龍也子輿曰吾笑龍之給孔穿給欺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音闕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栝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起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淇衛之箭射其目矢至眸子而睚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知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也後鏃中前括均後於前也矢注眸子而睚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又曰甘蠅古之善射者殼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曰余先學不瞋音舜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音率挺機三年之後雖末到眚而不瞋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紀昌以蹙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輪焉以觀餘物並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之矢唯一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之父子韓子曰李悝為魏文侯北地之守而欲民之善射也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說者令人射杓音標中之者勝不中者



不勝令且下而民皆君射日夜不休乃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故也  
墨子曰或有於墨子學射墨子曰不可夫學者必量其力國士猶不可及今子非國士豈能我學又成射哉  
周生烈子善射者不盡弓力善治者不盡下情  
尸子曰荆莊王命養由基射青蛉王曰吾欲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焉王大喜  
符子曰首之相者桓氏世傳于楚善以道假乎射焉常以其所不射而射之患晝之不足以卒歲故以夜而燭之  
又曰夏王使羿射於方矢之皮徑寸之的乃命羿曰子射之中則賞子以萬金之費不中則削子以十邑之地羿容無定色氣戰於胷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中不中夏王謂傳弥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賞罰則不中

的者何也傳弥仁曰若羿也口懼爲之災萬金爲之患矣人能遺其喜去其萬金則天下之人皆不愧於羿矣夏王曰人聞子之言始得無欲之道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焉

又曰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迹知書號曰史皇或曰頡皇羿左臂脩

脩長而善射羿有窮也

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越人習水便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不易儀

儀射法也言不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不易儀曉射故不知易

去參天之法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言其守故不知變也

又曰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

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由基楚王之臣養姓調張矯直擁抱

又曰夫矢者所以射遠貫牢者弓力也其所以中杓部徹







服也大夫士射兩物何大夫士俱人臣陰數偶也侯者以布爲之何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未正矣名之爲侯者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當射之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射之射正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擊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養德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故可以選士夫勝者發近而制遠選士所以助微抑強調和陰陽戒不虞也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也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以勞矣而不穿一札是石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矩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左手不知公以其言爲儀法而穿七札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

英雄記曰袁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呂布遣人招備并請靈等饗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植載於營門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解兵不中留決鬪布一發中戟支遂罷兵  
西京雜記曰茂陵人周楊本琅琊人善馴野雞以爲媒用以射雉每三春之月茆障自翳川反迷矢以射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雜寶錯厠障翳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爲歎娛楊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賢好之以爲上客  
典論曰文帝自敘曰少好弓馬逐禽輒十里射常出百步後獾狍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於鄴西獵終日獲麀鹿九雉兔二十後尚書令荀彧問余曰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曰執事未觀凡埒有常徑的有定所雖矢發輒中非妙



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逐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矢不虛發此乃妙耳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之際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故也言物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之射也  
論衡曰養山基見寢石以為虎射之飲羽案精誠所感不過入一寸耳今勇夫卒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射經曰夫射者所以觀德也不能則辭之以疾懸弧之義在焉故曰和容為上生皮為次并之者又何加矣乃君子之所爭也雖欲勿用禮其捨諸乎  
王昶戲論曰禮記有投壺之宴論語稱博奕之賢茲三戲者君子末事不足為也檇蒲彈碁既不益人又國有禁皆不得為也吾見坐圍碁而死近事非漆苜晉侯以投壺喪宋公好博奕亡豈不哀哉諸戲中唯有射者男子之事在

於六藝若欲戲唯得射而已其餘不得為也  
曹植樂府歌曰控弦破左的發矢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又曰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閒驅馳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挾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盡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眾工歸我妍

御

書曰若朽索之御六馬

禮曰君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監駕且已駕僕展軫具效駕自己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奮振去塵跪乘未敢立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調試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車上僕左右攘臂謂群臣陪位侍駕者也攘車驅而騶所主也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問溝渠必步車



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  
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也  
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同爵則不受  
又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懸奔父御卜國為右馬驚  
敗績公墜左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懸奔父曰他日不敗  
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  
周禮曰教國子以五馭一日鳴和鑾二日逐水曲三日過君表四日舞交衢五日逐禽左  
論語曰子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大戴禮曰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  
家語曰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  
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  
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

又曰子貢問治人於孔子孔子曰懷焉如與腐索御汗馬  
懷懼也汗突之馬也  
國語曰鐵之戰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歿他刀切流血鼓歿弓衣  
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簡莊公奔晉趙簡子將納之為  
也曰吾九登九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  
御曰吾兩鞅將絕吾能止之郵無正大夫王良也鞅鞅也今日之事我  
上之次也駕而乘材才橫木也兩鞅皆絕  
史記曰周穆王乘驊騮耳使造父為御日行千里往見  
西王母  
莊子曰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周旋中規莊公為  
造父弗過也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  
焉故曰敗



列子曰造父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晉御也執禮甚卑秦豆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迺告之曰古語曰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趨趨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氏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之履之而行趨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敏也得之捷乎御者亦如此也曩汝行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執節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矣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迺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車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

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竊矣汝其識之

管子曰造父善御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量其馬力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音疲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也

孟子曰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韓子曰延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乘鈎錦丁括在在前錯丁括在後馬欲進則鈎錦禁之欲退則錯丁括在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之而為之泣

孫卿子曰定公問於顏闔曰東野畢之御善乎對曰善則善矣然馬將為佚定公不說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誣人乎



三日而牧來謂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引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召顏闔曰子言東野畢其馬將佚不識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野畢之御上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厯險致遠其力盡矣然而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哉尹子曰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遲奔毀車矣民者譬之馬也堯舜御之則天下端正桀紂御之則天下奔於歷山

淮南子曰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

又曰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

又曰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故馬奔車不敗故

之見

又曰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追急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以致遠

又曰良馬不待策鋏丁刮切策端有鐵也而行駑馬雖兩鋏之不能

進為此不用策鋏而御則愚矣

又曰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鉗且太丙除轡銜棄筆策車

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駭進

退誦伸不見陸余凌反毀

又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常寢想之寢臥中夜夢受

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於

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而

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

又曰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

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之及至鬪人擾之良御教



之擾順也圍養馬官掩以衝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趨塹弗敢違  
戾故其形之為馬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而其人亦不難  
又曰夫御者馬體調乎車御心和乎馬則雖歷險至遠進  
退周旋無不如意雖有騏驥馱耳之良而使烏獲御之則  
馬反自然恣却而行也而人不御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六

且一之兩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七

工藝部四

書上

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編永不滅也  
說文曰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  
謂書

廣雅曰書如紀也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書契所決斷萬事也

家語曰宓子賤字不齊仕魯為單父令恐君聽用讒人使  
己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  
掣其手書不善則從而怒之吏患焉辭歸魯子賤曰子書  
甚不善子勉而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搖臣肘書



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所以去之而來也君以問孔子  
孔子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  
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寤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  
責其善數矣  
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  
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  
又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  
卽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  
又曰周蚡學盤盂諸書孔甲二十六篇雜家書  
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少時晝地學書日進焉  
東觀漢記曰樂成靜王黨善史書喜正文字也  
魏志曰胡昭善尺牘動見模楷衛覲好古文烏篆隸草無  
所不善也

晉書曰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  
半後爲其父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  
又曰王羲之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觀焉意甚悅固求  
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  
籠鵝而歸  
又曰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猶當鴈行  
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其人耽之若  
是未必後之也  
又曰羲之嘗在蕺山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因書  
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愠色乃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  
以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  
而不荅

又曰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父羲之從後掣其筆不得歎



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常書壁為方丈字義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

又曰謝安嘗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嘗不同安曰外論不尔答曰人那得知

又曰衛常字巨山轉黃門郎常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者在黃帝創造物有沮側魚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

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為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

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日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

又曰索靖作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獻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

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並麗草書之為狀也婉若

銀鈎漂若鸞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虵虬蟻力幽或往

或還頽阿那以羸羸欲奮豐而和栢及其逸遊盼蠻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窟隆揚其波芝草蒲萄還相

結棠棣融融反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

附竊燒反鳥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閒騰猿飛鯢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

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倜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篋篋

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本象末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按騁

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度運其

太平御覽



指使伯英廻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

宋書曰劉穆之傳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少復留意高祖既不能措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既足有所苞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齊書曰太祖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虔曰誰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

宋書曰謝超宗謂王慈曰卿書可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及父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為名答

宋書曰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三子也四歲好學書畜於母張氏舍張氏無紙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而復書如此累月又每晨不肯去窻塵而就塵書帝嘗使

學鳳尾詔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以麒麟賞鳳尾矣

梁書曰武帝論蕭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鍾繇也並驅爭先其後蕭子雲出為

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舡三十許步前行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舡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恠自非答餉不書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

又曰顏協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人有會稽謝善勛能為人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為錄事參軍仲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獲



於韋仲而滅於善勛善勛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  
 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芳眼而曾襟夷坦有  
 士君子之操焉後魏書曰崔潛為兄渾誅手筆草本會昌初著作佐郎在  
 後魏書曰崔潛為兄渾誅手筆草本會昌初著作佐郎在  
 遵業買書於市而遇得之許誅至今將二百載寶其書迹  
 深祕藏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  
 墓榻之  
 又曰崔玄伯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為世模楷玄伯祖悅與  
 范陽盧謹並以博藝著名謹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  
 靖謹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玄伯故魏初重崔  
 盧之書

唐書曰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  
 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道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

侍讀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貨古書請闕以  
 獻當時莫能辯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所誤

又曰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門釋智永智永羲之裔孫善學王羲  
 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藉甚

又曰柳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為詞賦元和初進士  
 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為掌書記穆宗  
 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  
 久矣卿曰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  
 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  
 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  
 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  
 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



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  
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表五學士皆屬  
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  
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又曰柳公權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二  
紙軍容使西門李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  
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  
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  
哉乎也賜錦綵餅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  
尤奇惜之

又曰歐陽詢潭州臨湘人也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  
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時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  
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

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貌魁梧耶詢形體么麻故高祖有是

耳言

又曰歐陽通詢之子也早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  
給云質汝父書跡之直通慕名甚悅晝夜精力無倦遂亞  
於詢

唐書曰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爲書與遼東諸將謂許劼宗  
曰許圍師常自愛朕書可於朝堂開示圍師見驚慧私謂  
朝官曰圍師見古跡多矣魏晉已後唯稱二王然逸少有  
力而研子敬研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絕二王風翥鸞迴實  
古今書聖

又曰太宗嘗於晉史右軍傳後論之曰鍾書布織濃分疏  
密霞舒雲卷無所閒然但其體古而不今字長而逾制獻  
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疏瘦如陵冬之枯樹槎枿而無屈



仲拘束若嚴家餓隸羈羸而不放縱蕭子雲無丈夫之氣  
行行如縈春蚓字字若綿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  
筆下以茲播美豈非濫名耶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  
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

又曰孔若思早孤母褚氏親自教訓遂以學行知名年少  
時有人賚褚遂良書跡數卷以遺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  
曰此書當今所重價比黃金何不認取之若思曰若價比  
金寶此爲多更截去半以還之矣  
又曰盧知猷器度長厚文詞美麗尤工書一落簡翰人爭  
摸倣

又曰鍾紹京虔州贛人也初爲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  
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榜皆紹京所題  
又曰王涯旣誅涯家書數萬卷俾於書府前代法書名畫

人所保惜者必以厚貨致之不受貨者必以官爵致之厚  
爲垣竅而藏之覆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奩金  
寶之飾與其玉軸而弃之

蔡琰別傳曰琰對曹操曰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也

邴原別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  
子易傷感夫書者皆有父母也今願其書故惻然涕零也  
師哀原言而爲之泣曰欲書不須費也遂就書

江偉家傳曰偉性善書人得其手疏莫不藏之以爲寶

神仙傳曰東郭延服靈飛散能夜書

言目

又曰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博學尤明天文讖緯河洛之  
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漢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遍  
載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荅乃題官門扇四百餘字皆說  
方來帝甚恐之使刮去外字復見墨皆徹入版裏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有馬妓著朱衣進賢冠立於馬上馬走而作書字皆端正不肯替改永嘉郡記曰昔王右軍遊永嘉經於惡道右軍書南邊大石今猶見墨跡而字不甚了了學武則天交抱朴子曰英葱實天雄鶴腦服之令人夜書孫卿子曰作書者衆而蒼頡獨傳用心一也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有書契本趣未弃耕墾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也鬼恐為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兔兔恐有取毫作筆害及之故哭又曰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也慎子曰書契所以識公信也隋巢子曰史皇產而能書人知其法三輔決錄曰韋誕字仲將除武都太守以書不得之郡轉

侍中典作魏書號散騎書一名大魏書凡五十篇洛陽鄴許三都宮觀始就命誕銘題以為永制以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俗說曰相立取羊欣為征西行軍參軍立愛書呼欣就坐仍遣信呼顧長康與其論書至夜良久乃罷世論曰鍾會有異志密白鄧艾有反狀又會善效人書於劔閣要艾章表皆易其言令倨傲多有矜伐以疑之論衡曰夫河出圖雒與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蒼頡作文字筆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惡而致雨粟鬼哭之惟哉又曰書官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也



世說曰韋仲將善書魏明帝起殿安勝使仲將登梯題之  
既下頭髮皓然因是勅誠兒孫勿復學書  
王升之懷舊序曰余與從甥孫道濟交好特至昔寓荊州  
同處一室冬多閑暇長共學書余收而錄之欲以爲索居  
之愛道濟因記紙末曰舅還山之日覽此相存閑書見其  
手跡皎若平日悽悵傷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七



